

钦定《词谱》注释唐宋词宫调辨析*

田玉琪 田 园

内容摘要:钦定《词谱》作为奉敕编纂的大型词谱著作,对唐宋词调所属宫调进行注释的做法本身颇值得称道,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其涉猎文献较多,而在金元明三代文献中多用散曲、戏曲曲牌之宫调为唐宋词调作附注,其中有的曲牌从语文形式角度来看确实与词调相近或相同,为我们考察词曲的音乐流变提供了线索和参照。然而编撰者并没有将词调与同名曲牌的语文形式详加考察,常常根据名称相同就将它们罗列在一起,有的并无意义,并且在罗列时还出现变改现象。而对唐宋词调宫调的注释分析,有部分合理的因素,但是由于主要编撰者未能清晰地辨别宋代大晟乐雅俗乐调名称合流的情况,也没有考察唐宋词人所用词乐宫调律名与俗名的源流变化,以致在注释及分析唐宋词宫调中屡屡出现失误。如将柳永的《鹤冲天》(黄金榜上)一词注为“正宫”,并不是编撰者的偶然失误,而是对唐宋词乐宫调错误认识的自圆其说。

关键词:《词谱》 宫调 词调 曲牌

明清词谱著作,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从周瑛《词学筌蹄》到万树《词律》,只是就唐宋词调的文字声律进行分析标注,于词调宫调罕有言及。明人沈璟的《古今词谱》是按宫调编排的词调谱,可惜原谱今不传^①。钦定《词谱》^②(以下皆称《词谱》)作为奉敕编撰的词谱著作,一方面吸收前人词谱特别是《词律》的众多成果,另一方面由于编撰者所拥有的文献远较前人为富,使它在词调发掘和体式发现方面远胜之前任何一部词谱著作。而其对唐宋词调宫调的注释,也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词体声律研究与词谱重修”(15ZDB072)阶段性成果。

①张仲谋:《沈璟〈古今词谱〉考索》有考证分析,《文献》2008年第1期,第59-72页。

②钦定《词谱》,中国书店1983年据清康熙五十四年内府刻本影印。按,《词谱》一书,中国书店1979年据清康熙五十四年内府刻本影印名《词谱》,1983年影印本又名《钦定词谱》。此书原名即《词谱》,本无“钦定”二字,然自《四库全书总目》称《钦定词谱》之后,后人多沿用之。今将1983年影印本《钦定词谱》之“钦定”二字移出书名号之外,并于文中直称《词谱》。

试图从音乐层面对词调、词体进行一些阐释分析,本身作法颇值得称道。但是由于全书所用文献资料较为芜杂,且主要编撰者对唐宋词调的律名与俗名的转换原理未详加考析,注释中合理的成分与错误的成分杂糅一起,较为混乱。今试对此作一辨析。

一、《词谱》注释唐宋词宫调所用文献之合理性

唐宋词作为音乐文学,先乐后词为其创作的基本方式。即使后来词人依前人词作填词也仍然保留此种先乐后词的基本特点。从音乐角度来说,宫调是词调的调高与调式,是最核心要素,与词调的文学声情、题材及风格都有密切的联系。仅唐宋词集中标注宫调的就有《尊前集》、《乐章集》、《张子野词》、《片玉集》、《于湖词》、《梅溪词》、《白石道人歌曲》、《梦窗词》等,都是我们研究唐宋词乐宫调的重要文献资料。《词谱》编撰者不仅在词调与体式的发掘方面有全面的创获,较前代词谱相比,有明显的集大成性,而对唐宋词宫调的注释显然也是其重要特色,体现了编撰者充分注意到了词体的音乐属性。

今天来看,在《词谱》注释唐宋词宫调文献中,许多重要词集如《张子野词》、《片玉集》、《于湖词》等都未使用,应该是编者在当时未看到这些标注宫调的词集。这是严重的不足。撇开这一点不说,《词谱》注释唐宋词宫调所用文献总的来说还是非常丰富的。从编撰者时代顺序来说,主要有:1、唐五代:杜佑《理道要诀》、《尊前集》;2、宋代:《乐章集》、《乐府诗集》、《新唐书·礼乐志》、《碧鸡漫志》、《乐府雅词》、《梅溪集》、《白石集》、《梦窗词》;3、金元:《宋史·乐志》、“金词”、《小山乐府》、高拭词、《中原音韵》;4、明代:《乐苑》、《花草粹编》、《太和正音谱》、《九宫谱目》。在这些文献中,有正史、笔记、词曲集、词曲理论文献等,其中唐宋文献最值得信赖,金元明三代文献则需谨慎一些。需要指出的是,《词谱》的编撰者在使用这些文献注释唐宋词宫调时,是词曲一体的观念,于金元明三代使用了诸多散曲、戏曲文献。这本身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毕竟词曲同源,首先是在音乐层面有着共同的渊源。以散曲、戏曲的宫调附注唐宋词调,并不是不可以,很多时候也确实给我们提供参考。但是《词谱》的编撰者在使用这些文献时,明显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在一些文献的具体提法上,《词谱》显然不够严谨。比如《词谱》总言“金词”如何如何,但“金词”倒底是指什么?这个“词”是唐宋词的词吗?显然不是。我们经过仔细比对,发现《词谱》中“金词”,并不是金人创作的“词”,而就是指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的曲词。再比如“高拭词”,也是指高拭创作的散曲。《词谱》提到“高拭词”有三十馀处,编者当时显然是看到高拭散曲集的,可惜高拭绝大部分散曲作品今已散佚^①。

^①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仅收高拭《殿前欢》小令一曲和《集贤宾》套数一个,中华书局,1964年,第1023-1026页。

第二,在金元明三代文献中,有具体作品的主要有“金词”(《西厢记诸宫调》)、《太平乐府》、《太和正音谱》、《九宫谱目》四种,《词谱》在罗列同名词调与曲牌时,也存在混乱问题。我们将这些同名曲牌作品和同名词调作品进行具体比较分析,发现有的可以比对,有的不可以比对。试以《剔银灯》为例作一说明。

《剔银灯》词调,《词谱》卷十七以柳永词为正体:“《乐章集》注仙吕调,‘金词’亦注仙吕调,元高拭词注中吕宫,蒋氏《九宫谱》属中吕调名《剔银灯引》。”^①下面我们试分别列出各书中《词谱》所举之作品(高拭曲除外):

柳永仙吕调《剔银灯》:

何事春工用意。绣画出、万红千翠。艳杏夭桃,垂杨芳草,各斗雨膏烟腻。如斯佳致。早晚是、读书天气。渐渐园林明媚。便好安排欢计。论篮买花,盈车载酒,百琲千金邀妓。何妨沈醉。有人伴、日高春睡。(《词谱》)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仙吕调《剔银灯》^②:

阶下小僧报覆。观了三魂无主。尘闭了青天,旗遮了红日,满空纷纷土雨。鸣金击鼓。摆槊抢刀,把寺围住。为首强人英武。见了早森森地怯惧。裹一顶红巾,珍珠如糝饭,甲挂唐夷两副。靴穿抹绿。骑疋如龙,卷毛赤兔。

蒋氏《九宫谱》中吕调《剔银灯引》^③:

忒过多爹行所为。但索强全不顾人议。背飞鸟硬求来谐比翼。隔墙花强扳来做连理。姻缘还是怎的。我待说呵,婚姻事女孩儿家怎提。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西厢记诸宫调》中《剔银灯》与柳永词的字数、句法、韵位基本相同,只是加了些衬字并且用韵三声通押而已。可以说,《西厢记诸宫调》之《剔银灯》所用音乐就是宋代词乐:其宫调相同,语文形式也基本相同。而蒋氏《九宫谱》中的《剔银灯引》与柳词相比,从字数、句法、韵位来看则差异很大。其实在蒋氏《九宫谱》里,还有另外一首中吕调《剔银灯》:

迢迢路不知是那里。前途去安身在何处。一点点雨间着一行恹惶泪,一阵风对助着我一声声愁气。云低天色渐晚,子母命尤兀自未知。^④

应该说,同载于《九宫谱》的两首中吕调《剔银灯》是基本相同的,如果将前一首中的“我待说呵”看作衬句的话,二者就基本一致了。或者说,《剔银灯》在

①《词谱》卷十七,第1126页。

②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52页。

③蒋孝:《旧编南九宫谱》,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本第三辑,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116页。按《九宫谱》在《词谱》一书中有《九宫谱目》、《九宫谱》、《蒋氏十三调》等多种提法。

④蒋孝:《旧编南九宫谱》,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本第三辑,第110页。

曲牌中已有较固定的格式。《曲谱》卷七就是以后者为体式标注句法、字声的^①。《词谱》的编撰者只是看到《九宫谱》中一首《剔银灯》就将之罗列比对唐宋词宫调,显然不严谨。应该说,《九宫谱》中的《剔银灯》与宋代词音乐没有什么关系,属于借旧名另造新声之类。

《词谱》一书中所用金元明三代散曲、戏曲曲牌宫调注释唐宋词宫调,其中有的曲牌从语文形式角度来看确实与词调相近或相同,为我们考察词曲的音乐流变提供了线索和参照,然而有的又完全不同,属另造新声,“另造新声”这种情况便不能用来对比唐宋词调以注宫调。下面是我们将《词谱》提及“金词”(《西厢记诸宫调》)、《太平乐府》^②、《太和正音谱》^③、《九宫谱》之曲牌与唐宋词调对比的具体情况:

1、《西厢记诸宫调》:《词谱》提及“金词”(《西厢记诸宫调》)曲牌共二十二个:《厅前柳》、《一斛珠》、《夜游宫》、《踏莎行》、《苏幕遮》、《侍香金童》、《感皇恩》、《月上海棠》、《惜黄花》、《千秋岁》、《于飞乐》、《粉蝶儿》、《碧牡丹》、《剔银灯》、《快活年近拍》、《金人捧露盘》、《蓦山溪》、《洞仙歌》、《恋香衾》、《芰荷香》、《花心动》、《沁园春》。其中与唐宋词明显不同者有五调:《一斛珠》、《感皇恩》、《月上海棠》、《惜黄花》、《碧牡丹》,皆属另造新声。

2、《太平乐府》:《词谱》提及《太平乐府》曲牌共十五个:《忆王孙》、《醉太平》、《点绛唇》、《殿前欢》、《水仙子》、《醉花阴》、《鸛鹑曲》、《夜行船》、《蝶恋花》、《摊破南乡子》、《醉春风》、《行香子》、《垂丝钓》、《促拍花满路》(《一枝花》)、《满庭芳》。其中与唐宋词调明显不同者有《促拍花满路》(《一枝花》)一调。按《词谱》编者注意到了元人散曲《一枝花》与唐宋词调的相近,但直接将《太平乐府》之《一枝花》列入比对或受元人散曲影响。

3、《太和正音谱》:《词谱》提及《太和正音谱》的曲牌共十三个:《粉蝶儿》、《快活年近拍》、《忆王孙》、《醉太平》、《摊破南乡子》、《醉春风》、《青玉案》、《南乡子》、《捣练子》、《喜迁莺》、《乌夜啼》、《太常引》、《望远行》。其中与唐宋词调明显不同者有六调:《快活年》、《青玉案》、《捣练子》、《喜迁莺》、《乌夜啼》、《望远行》,均属另造新声。

4、《九宫谱》:《词谱》提及《九宫谱目》的曲牌共有二十一个:《一斛珠》、《剔银灯》、《行香子》、《滴滴金》、《浪淘沙令》、《杏花天》、《步蟾宫》、《七娘子》、《渔家傲》、《青玉案》、《绕池游》、《瑞云浓》、《新荷叶》、《红芍药》、《玉漏迟》、《声声慢》、《金菊对芙蓉》、《绛都春》、《东风第一枝》、《沁园春》、《醉春风》、《行香子》。其中与唐宋词调明显不同者四调:《七娘子》、《绕池游》、《新荷叶》、《剔银灯》,均属另造新声。

①按王奕清主编《曲谱》一书,《四库全书总目》称《钦定曲谱》,岳麓书社2000年出版名《康熙曲谱》,今依《词谱》名称之例直称《曲谱》。

②杨朝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

③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以上四部书中,凡是另造新声者,其宫调都是不能用来为唐宋词调作附注的。这里也需要说明的是,《词谱》编者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词调与曲牌的文本对比问题,其校订唐宋词调之字、句、韵是完全不参照金元明人的散曲、戏曲创作的,这也无需赘述。

第三,在《词谱》言及的《西厢记诸宫调》(“金词”)等四部书中,所注内容与我们所见有诸多不一致的情况。主要有:1、宫调变改者。如《忆王孙》,《词谱》卷三云“《太和正音谱》注仙吕宫”,检《太和正音谱》,该调作中吕调。再如《喜迁莺》,《词谱》卷六云“《太和正音谱》注黄钟宫”,检该书作“黄钟”。2、查无此调者。如《乌夜啼》,《词谱》卷六云“《太和正音谱》注南吕宫,又入大石调”,检《太和正音谱》,该书并无大石调《乌夜啼》。再如《声声慢》,《词谱》卷二十七云“将氏《九宫谱》注仙吕调”,检该书仙吕调并无《声声慢》,等等。以上情况,有的可能是我们所见文献与编者所见版本不同,但更多的可能是编者的疏漏。

二、《词谱》释析唐宋词宫调混乱及原因

《词谱》不仅对唐宋词宫调作了标注,有的还做了一些基本释析。其中有合理正确的方面,但错误混乱的地方很多。如柳永《乐章集》之《洞仙歌》有三词,分别标注“般涉调”、“仙吕调”、“中吕调”,《词谱》卷二十:

按柳永词三首,亦名《洞仙歌》,实慢词也。《乐章集》各注宫调,虽字句参差,而音节仿佛。盖般涉调为黄钟之羽声,仙吕调为夷则之羽声,中吕调为夹钟之羽声。同为羽声,故其声亦不甚相远也。^①

文中说“同为羽声,故其声亦不甚相远也”,这是有道理的,类似的话在《词谱》中常能见到。但是在这段文字中,“般涉调为黄钟之羽声,仙吕调为夷则之羽声,中吕调为夹钟之羽声”的说法,就柳永《乐章集》而言却是错误的。正确的表述应是:“般涉调为太簇之羽声,仙吕调为无射之羽声,中吕调为仲吕之羽声。”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错误呢?原因并不复杂,就是《词谱》的主要编撰者没有全面梳理唐宋词乐宫调名称的源流变化,没有清晰把握徽宗时期大晟乐对教坊乐改制之后,词乐宫调律名与俗名的对应关系。这使《词谱》在对词调宫调的注释时,若只是引用原始文献,就问题不大,但只要一注释分析,便混乱或者错误。如《词谱》卷一云《庆宣和》调:

元张可久《小山乐府》自注双调。按《唐书·礼乐志》,双调乃夹钟之商声也。^②

再如卷十云《浪淘沙令》:

《乐章集》注歇指调。蒋氏《九宫谱目》:越调。按《唐书·礼乐志》:歇指调,乃林钟律之商声;越调,乃无射律之商声也。^③

①《词谱》卷二十,第1360页。

②《词谱》卷一,第17页。

③《词谱》卷十,第673页。

编者的按语显然是错误的。我们遍检《唐书·礼乐志》，并没有与《词谱》所说相同或相近的表述，而双调于唐代也不是夹钟之商声，而是仲吕之商声，歇指调非林钟律之商声，而为南吕律之商声，越调非无射律之商声，而为黄钟律之商声。这是《词谱》编者根据自己对唐宋词乐宫调的认识对前人文献的主观臆改。还有更加典型的情况，就是对柳永《乐章集》宫调名称的改动。柳永《乐章集》，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百家词》）^①抄本及毛晋《宋六十名家词》^②本皆注宫调，而以《百家词》为全、为实。柳永《鹤冲天》二词，《百家词》本，“闲窗漏永”词注大石调，“黄金榜上”词注黄钟宫，毛晋刻本二词皆注大石调。关于此二词宫调，朱祖谋《彊邨丛书》、唐圭璋《全宋词》皆同《百家词》。然《词谱》卷二十一云：

调见柳永《乐章集》。“闲窗漏永”词注大石调，“黄金榜上”词注正宫。^③“黄金榜上”一词，《词谱》将之作为正宫，明显是错误的。可以确定地说，《词谱》编撰著者并没有看到过有标注此词为正宫的版本，只是根据自己对唐宋词乐宫调的理解，对此宫调作了人为的变改。随后的解说也是错误的：“《乐章集》原注大石调（按指“闲窗漏永”词），为黄钟之商声，与‘黄金榜上’词正宫为黄钟之宫声者不同。”^④

如果我们要为《词谱》的编者变改柳词宫调找根据，似乎也很容易。王灼《碧鸡漫志》卷三：

今《凉州》见于世者，凡七宫曲，曰黄钟宫、道调宫、无射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高宫，不知西凉所献何宫也。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曲，黄钟、道调、高宫者是也。《脞说》云：“《西凉州》本在正宫，正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玉宸宫调，初进在玉宸殿，故以命名，合众乐即黄钟也。”予谓黄钟即俗呼正宫，昆公岂能舍正宫外别制黄钟《凉州》乎。^⑤

《碧鸡漫志》一书是词学史上探讨词乐起源、词调宫调的专书，历来倍受重视。但在这段话中，王灼最后所云两句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作者说“昆公岂能舍正宫外别制黄钟《凉州》乎”，说明作者清楚正宫和黄钟宫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却又先说“黄钟即俗呼正宫”，岂不混乱！就《脞说》而论，王灼所说“黄钟即俗呼正宫”的观点是明显错误的。《脞说》明言“本在正宫”，后“翻入玉宸宫调”，“合众乐即黄钟”。何谓“翻入”？“翻入”就是变调。《脞说》的原意是《西凉州》原来属正宫，后来翻入黄钟宫。王灼在这里，因为对宋人宫调律名与俗名称呼的习惯性思维而发生偶然错误。

唐宋词人言词乐宫调，有三种说法：一为俗名，二为律名，三为律名与俗名兼用。律名即以十二律名称名宫商角羽宫调者，俗名为长期以来，民间与宫廷

①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百家词》），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③《词谱》卷二十一，第1381页。

④《词谱》卷二十一，第1382页。

⑤王灼著，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61页。

约定俗成的非律名称呼宫调者。在唐宋词史上,对宫调的称呼明显可以分两个阶段,具体以徽宗政和四年(1114)为界。政和四年之前通常多称俗名,《金奁集》、《尊前集》、《乐章集》及《宋史·乐志》所载北宋初教坊大曲及太宗“制曲”,皆然。政和四年(1114)大晟乐改制是一个转折点:

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乐诸宫调多不正,如以无射为黄钟宫,以夹钟为中吕宫,以夷则为仙吕宫之类。又加越调、双调、大食、小食,皆俚俗所传,今依月律改定。”诏可。^①

此后词人称词乐宫调有时只称律名,有时律名、俗名并称,有时还是只称俗名。王灼的《碧鸡漫志》为大晟府词乐改制之后所作(南宋初作品),其称宫调常常律名、俗名兼有,如:

- 大吕宫俗呼高官^②
- 黄钟羽俗呼般涉调^③
- 唐所谓南吕商则今俗呼中管林钟商^④
- 夹钟商俗呼双调^⑤
- 林钟羽时号平调今俗呼高平调^⑥

王灼以上所言宫调的律名、俗名非常清晰,所用正是大晟府词乐,有的还谈及了与唐代词乐的对应。下面,我们参考刘崇德先生的《燕乐新说》^⑦以大晟府词乐改制为节点,将词乐宫调前后律名与俗名列表如下:

均	改制前	太簇均				夹钟均		仲吕均			林钟均			南吕均			无射均		黄钟均		
	改制后	黄钟均				大吕均		夹钟均			仲吕均			林钟均			夷则均		无射均		
改制后俗名与律名	俗名	正宫	大石调	般涉调	高宫		中吕宫	双调	中吕调	道宫	小石调	平调	南吕宫	歇指调	高平调	仙吕宫	商调	仙吕调	黄钟宫	越调	羽调
	律名	黄钟宫	黄钟商	黄钟羽	大吕宫		夹钟宫	夹钟商	夹钟羽	仲吕宫	仲吕商	仲吕羽	林钟宫	林钟商	林钟羽	夷则宫	夷则商	夷则羽	无射宫	无射商	无射羽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理解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所说的律名与俗名,也能清楚的理解其“唐所谓南吕商则今俗呼中管林钟商”的含义(唐南吕商俗名即歇指调,于大晟乐改制后律名为林钟商,王灼加“中管”当即所谓俗乎也)。但是很明显,王灼在谈《西凉州》曲时,所云“予谓黄钟即俗呼正宫”,却是用大晟府改制后宫调术语解释唐代乐曲宫调,明显错误。类似的情况在《碧鸡漫

①脱脱:《宋史》卷一百二十九,《志》第八十二《乐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797页。
②王灼著,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第61页。
③王灼著,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第72页。
④王灼著,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第79页。
⑤王灼著,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第91页。
⑥王灼著,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第107页。
⑦刘崇德:《燕乐新说》,黄山书社,2011年,第243页。

志》中还有没有,或者其所用术语何者为改制之前,何者为改制之后,当需结合语境作具体的考察。

词曲音乐宫调与隋唐燕乐宫调有密切的关系。在由无词之乐到倚声填词的演变过程中,燕乐乐律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词曲音乐宫调之俗名,多已见载于唐代燕乐宫调,段安节《乐府杂录》有记载,《新唐书·礼乐志》亦有清晰说明:

自周陈以上,雅郑淆杂而无别。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当。凡所谓俗乐者二十有八调: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为七宫;越调、大食调、高大食调、双调、小食调、歇指调、林钟商为七商;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为七角;中吕调、正平调、高平调、仙吕调、黄钟羽、般涉调、高般涉为七羽。^①

这些俗名称呼,其中很多至迟天宝年间就已经使用,《唐会要》卷三十三、《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九载天宝十三载改诸乐名,其中“时号”便有:大食调、般涉调、道调、小食调、平调、越调、双调等^②。而我们如果从燕乐宫调俗名的角度考察词曲的起源,也或是切实可行的方法。

《词谱》的主要编撰者显然没有特别注意到政和四年(1114)大晟府词乐改制对词调宫调名称的影响,将改制前后的宫调系统混为一谈,以致在注释唐宋词宫调时,凡下按语者,多成误解。而将柳永的黄钟宫《鹤冲天》,改为正宫《鹤冲天》,是编者有意识地将“黄钟宫俗称正宫”这种大晟乐改制后的说法用于柳永《乐章集》,也是其宫调认识自圆其说的一种做法。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词谱》一书参加编撰者有多人,并不是所有人都没有认识到宋代大晟乐改制对词乐宫调律名、俗名影响变化的情况,如卷一云《凭阑人》调:

《太平乐府》注越调。按《唐书·礼乐志》:越调,即黄钟之商声也。^③

虽然“越调,即黄钟之商声也”的说法,并不见于《唐书·礼乐志》,也明显和《词谱》卷十所云“越调,乃无射律之商声”相冲突,但它的分析却是正确的。可惜,这种正确认识,在《词谱》一书中并非主流观点,远未受到重视。而将正确与错误混杂一起,也是这部“奉敕”编纂的大型词谱著作的严重缺陷。

【作者简介】田玉琪,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词曲学、唐宋文学。田园,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与舞蹈学方向2016级硕士研究生。

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十二,中华书局,1991年,第141页。

②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55年,第616-618页;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661页。

③《词谱》卷一,第33页。